



↑ 希腊科斯岛警方为防止踩踏事件发生,对非法移民喷洒灭火剂。

核心提示

伴随着全球发展的不平衡,贫困、欠发达和战乱地区人们追逐更美好生活的本能,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移民管控之间,出现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并造就了“非法移民”这一庞大的群体。非法移民的遭遇,不仅仅是他们自身多舛命运的“痛”。对那些面临“非法移民”危机的移民接受国家来说,他们也承受着痛苦——在道义与社会现实之间挣扎之“痛”。

非法移民问题根源何在?

一股浩大的非法移民浪潮正在席卷地中海。无论海上偷渡的极大危险性,还是各国政府的法律和边防守卫,都不能阻挡越来越多的偷渡客。

希腊成为重灾区,德国一些城市表示已经不堪重负,法国对此已经应对乏力……如今,非法移民问题尚有进一步恶化的趋势,欧洲国家除了需要寻求更有效的应对方法外,也需要深刻反思非法移民问题产生的根源。

幕后推手

西方国家肩负卸不掉的历史包袱

据媒体报道,目前美国纽约市长白思豪在梵蒂冈对欧盟的移民政策大肆抨击。对于白思豪的此番指责,很多欧洲人认为这是一种极其不负责任的言论,更有人认为美国官员没资格说这种风凉话,因为难民危机的始作俑者就是美国。捷克总统泽曼日前接受媒体采访时就直言不讳地指出,现今欧洲出现的难民潮,根源来自美国军事干预伊拉克的疯狂想法。美国恢复利比亚及叙利亚秩序的企图,只会导致这两个国家的冲突升级、恐怖主义泛滥,民众被迫离乡逃往国外。

有专家指出,欧洲非法移民问题有其历史根源,欧美国家是非洲难民流离失所的幕后推手。欧洲殖民非洲的结果,就是在非洲大陆培养了大批讲欧洲语言的非洲人。会讲法语的非洲人发现巴黎比家乡生活好得多,偷渡去欧洲是他们过上好日子的最佳捷径。

另一方面,上世纪80年代,西方国家开始对非洲推行“民主化”政策,即要求非洲国家照搬西方民主制度,否则将拒绝为其提供经济援助。但令西方没想到的是,在民主化后的非洲,贫穷迫使更多人奔向欧洲。最近10年,打着反恐的旗号,美国及其欧洲盟友对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等国进行军事打击,结果造成大量战争难民逃往欧洲。

体制短板

超国家政体对成员国缺少约束力

根据欧盟现行有关难民管理的《都柏林协定》相关规定,非法移民事务应由非法移民的第一入境国负责处理。为了改变这种不合时宜的难民政策,欧盟今年多次召开会议,协调内外政策,呼吁成员国团结一心,共同分担在解决非法移民问题上的责任。

欧盟目前采取的对策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加强边境管控。增加境外合作行动局的预算资金,加大海上巡查力度。二是打击人口走私。动用军事力量,打击地中海的人口走私及贩运活动。三是配额安置。按成员国的人口、国内生产总值、失业率等指标确定转移安置难民配额,每接收一名难民可获得6000欧元资助。

“上述第一项对策可称之为‘堵’,第二项称为‘推’,这都与国际人道主义原则相违背,不符合西方社会所倡导的扶危救难价值观,在落实中会遇到很大阻力。至于第三项对策,至今仍在搁浅。事实上,欧盟许多国家都需要劳动力,而且外国移民为欧洲的繁荣作出了贡献,但接纳什么样的移民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考虑,不愿承担更大责任。”马丁内兹无奈地说,随着各国民政府对移民由宽容转为严控,老百姓对移民由欢迎转为排斥,非法移民问题似乎将成为欧盟无法解开的一个死结。

“非法移民问题凸显了欧盟体制的短板,那就是一个超国家政体对成员国缺少约束力。”《欧盟观察家》发表评论称,“欧盟在涉及泛欧盟的议题上只是一个协调员,还不是指挥员。如果不能改变这种角色定位,在很多事务上欧盟都难有大作为。”有分析称,由于历史和地缘因素,地中海对岸大量难民涌入欧洲的脚步在可预见的未来不但不会停止,反而有加快势头。鉴于移民问题具有长期性,欧盟的挑战并非在于边境管控,而是要以一个全面的移民政策,来应对地中海地区安全形势的变化。

非法移民数字不断攀升

今年以来,已有23.7万非法移民横渡地中海,抵达欧洲海岸,其中约有2300人死于偷渡途中。

在意大利,今年已有9.8万非法移民偷渡意大利。据统计,目前滞留在意大利的6万多名非法移民中,只有9000多人能够得到救助中心收容援助。

据估计,德国去年接纳了20万难民,比2013年翻了一番。今年申请入境德国的难民将达到75万人。

制图/杨薇

困扰欧洲的一道难题 非法移民之痛



意大利海军在地中海营救非法移民。

◆ 意大利希腊深受困扰

欧盟委员会一名发言人曾表示,这场由于战争、灾难和贫困导致的难民潮已达到上世纪40年代后最大的规模,“世界正面临二战以来最为严重的难民危机”。

分析人士指出,由于意大利是难民涌入欧洲的主要门户,因此承担着欧盟的紧急救援任务。但深陷

经济危机的意大利不堪救援重负,从欧盟获得的救援费用随着难民的增加形同杯水车薪。日益严重的非法移民问题使意大利政府对欧盟的移民和难民政策不满,同时也导致民众排外情绪增加,反移民的极右翼党派因此坐大,增加了政坛和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处于经济危机之中的希腊也深受难民危机的困扰。联合国难民署的统计显示,今年以来抵达希腊的移民数量已超过10.9万人。由于难民人数迅速增加,希腊的接待、服务和注册设施都显得不足,地方政府无法独自应对这一挑战,需要紧急采取大规模行动。

◆ 德国难民负担过重

德国《商报》报道,今年申请入境德国的难民将达到75万人,将达到二战以来的最高值,远远超过年初预计的30万人。联合国已提醒德国难民负担过重。

如何安置难民是一大问题。尽管许多地方政府努力寻找合适的地点,将难民安置在体育馆、露营地和学校,但它们也面临如预算资金不足、交通、翻译等资源严重匮乏等许多问题。

多棘手的问题,而且学校开学、天气转冷后,政府将不得不为难民寻找其安身之所。

另一方面是难民的就业问题。在德国现有就业环境下,难民难以找到合适的工作。而且,如果德国劳动力市场进一步向外国人开放、外国人抢走“德国人的饭碗”,可能会导致德国人更加怨恨外国人,从而进一步激化矛盾。

另外,伴随大量难民涌入的是种族

犯罪事件增多,其中德国东部地区尤为严重。今年上半年,这一地区已报告超过200起针对难民的袭击事件,包括纵火和用燃烧弹袭击难民住所。

面对难民安置中遇到的重重困难,德国戈斯拉尔慈善中心工作人员乌塔·利鲍说,难民的住所安置只是一个开始,更难的是让难民融入当地社会。如果把他们集中在一个街区,当地人可能会产生不安。

◆ 法国应对乏力

法国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儿去。近年来大量来自西亚和北非动荡地区的非法移民通过各种方式进入法国,他们无法就业和融入当地社会,造成城市环境恶化,构成治安隐患,法国政府疲于应付。

法国北部的加来成为欧洲国家面对非法移民潮冲击的“前线”之一,眼下聚集了大量非法移民,这些人在

加来“安营扎寨”,其中一些人经常试图闯入连接英国和法国的英吉利海峡海底隧道,藏身前往英国的货车,伺机偷渡。

面对愈演愈烈的非法移民问题,法国近期推出了多项有针对性的措施。

近几个月来,法国方面在法国和意大利两国边境地区的公路和铁路

变相恢复了边境检查,堵住了大量来自意大利的非法移民。

法国内政部长卡泽纳夫7月29日向新闻界发表讲话宣布,政府将向加来地区临时增派120名警察,以维护加来以及英吉利海峡海底隧道的安全,阻止非法移民偷渡。增派人员后,将有500名法国防暴警察和宪兵在加来地区维护治安打击偷渡。

◆ 欧盟难以独自应对

如今,应对移民问题已成为欧盟委员会工作的重中之重,欧盟领导人不断强调成员国要团结和分担应对。欧盟已采取加大在海上巡查和搜救力度、向成员国提供移民管理资金等举措。欧盟还计划打击人口走私贩运网络,加强与地区主要非法移民来源国以及与土耳其等过境国的合作,从根源上控制移民危机。

目前来看,欧盟的举措在解救生

命、减少海上遇难人数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未能成功阻遏移民潮。国际移民组织总干事斯温对地中海的移民形势深感担忧,他说,即便欧盟加强了救援行动,对于那些铤而走险的移民而言,帮助显然远远不够。

欧盟委员会在一份声明中承认,在移民问题上欧盟集体政策存在不足。但究竟何以应对,欧盟层面似乎没有更多良策可施,成员国出于自身

利益也缺乏分担的立场。

“欧盟无力独自应对非法移民,需要在应对移民问题上获得美国的协助。”德国马歇尔基金会“跨大西洋中心”执行主任莱塞则对记者表示,美国与地中海地区安全利益相关。移民危机事关欧洲的安全,作为跨大西洋合作伙伴,美国可以参与地中海上巡查搜救和打击人口走私。欧洲需要在美国的帮助下长期应对移民挑战。

非法移民的两难选择

伊拉克摩苏尔市的两兄弟塔易卜和穆斯塔法眼下正在希腊科斯岛等待转移接收。在这里,他们有共同的身份:非法移民。兄弟俩告诉媒体记者,选择偷渡并不是个容易的决定,大家都知道这充满危险。只是,面对“伊斯兰国”屠刀,他们不得已选择了“死亡之船”。

摩苏尔去年6月沦陷,“伊斯兰国”黑影笼罩。为了保全性命,兄弟俩决定“冒险”。他们付给蛇头1000欧元(约合1100美元),从伊拉克的加伊姆辗转进入叙利亚的阿布卡迈勒,而后进入土耳其。

那是2014年10月的一个晚上,塔易卜回忆。“一名叙利亚男子开车把我们从加伊姆带到阿布卡迈勒。我们穿着全身长袍(以免在‘伊斯兰国’的检查站被拦下)。”

在蛇头帮助下,塔易卜和穆斯塔法越过土叙边界,进入土耳其。土耳其和叙利亚边界绵长,越界事件频发,也不时有人被捕。

接下来,他们在土耳其小镇等候,付给蛇头每人1200美元,以在偷渡船上买个“座位”。这些船只基本都是充气船,存在巨大安全隐患,但丝毫不影响“船票”的热销。

等待是漫长的。直到上周,塔易卜和穆斯塔法才好不容易坐船抵达科斯岛。这座小岛位于希腊东南部,因靠近土耳其而成为北非、中东难民的主要登陆点。

坐在科斯岛的帐篷内,塔易卜说,他还活着,就值得高兴。“最危险的那段路已经过去,大家都把这些船称作‘死亡之船’。”

“他们受到‘伊斯兰国’和其他民兵武装的威胁,”穆斯塔法说,不知是否还安好。

塔易卜和穆斯塔法是伊拉克非法移民的缩影。自“伊斯兰国”迅速扩张以来,大量伊拉克人背井离乡,沦为非法移民。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发言人斯泰拉·班纳努说:“从今年1月至7月晚些时候,已有大约5600名伊拉克人抵达希腊的岛屿。”

在这里,他们开始漫长的等待。法新社说,由于伊拉克人获得难民身份认定耗时往往比叙利亚人长,一些伊拉克人甚至谎称,他们是叙利亚人。

陈立希(新华国际客户端)



非法移民之“痛” 痛在何处?

对于规模如此庞大且成分复杂的非法移民,欧洲国家陷入了“管”和“不管”的两难境地。

如果欧美国家对非法移民的境遇——尤其是那些在偷渡船上遇险、在海面上挣扎的生命——袖手旁观,无疑会面临道义上的指责。同时,如果对于已经在各国存在的数量庞大的非法移民坐视不理,这些无法安身的移民则有可能导致社会问题。但是,一旦决定要“管”,“如

何管”、“管不管得住”也是很大很难的问题。首先,每个国家的能力都是有限的,难以承受大规模收容和救助非法移民。作为非法移民进入欧洲的主要“跳板”,意大利早已不堪重负。这份“沉重”不仅表现在经济和财政支出上,也体现在社会治安的隐忧和社会资源的紧张上。其次,真要“管”起来,相关政策不好制订,即使制订了也未必能得以推行。

欧洲国家在处理非法移民的

问题上缺乏共识。目前,瑞典、意大利、德国、英国、法国五国接受了70%的申请在欧洲居留难民。意大利、希腊等南部欧洲国家作为接受“非法移民”的“第一线”,则认为他们承担了大量的工作和负担;法国、英国和德国等国则认为,是他们接受了大量的最终定居在欧洲的难民。在接收移民配额和处理移民问题经费的“摊派”上,欧洲国家还充满了分歧,难以达成一致。

(本版稿件据新华社、人民日报报道整理)

准备赶往欧洲的难民。